

童 话

TONGHUA

《童话》顾问

叶圣陶	叶君健	包 蕾
华君武	任溶溶	严文井
陈伯吹	陈子君	<u>张天翼</u>
金 近	郑文光	贺 宜
洪汛涛	黄庆云	葛翠林

童 话

(第11辑)

•

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104,000

1985年11月第1版

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10,3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343

定价：0.87元

童 话

(丛刊)

第十一辑

-
- 小人国与大人国……………叶圣陶 (1)
- 将来做什么?……………叶圣陶 (6)
- 邮票王……………谷斯涌 (17)
- 一颗会成为“大王”的小星星……………蒋应武 (23)
- 魔手帕(中篇)……………阳 光 (28)
- 好孩子(低幼童话)……………葛翠琳 (82)
- 大雁哥哥和鸭子弟弟(香港童话)……………柯文扬 (94)
- 瓷猪和胶猪(香港童话)……………东 瑞 (97)
- 农民、财主和蛇、狐、熊(童话诗)……………艾 路 (101)
- 火 童(童话片电影剧本)……………冰 夫 (108)
- 从黄金星球上来的客人(科幻童话)……………倪树根 (131)
- 寓言作家和狼(寓言·外一篇)……………吕德华 (142)
- 十年陈肉(寓言)……………孙少先 (147)

镜 子 (寓言·外一篇)江葆农(148)

老狗阿尔特拉普卡 (俄罗斯童话)里 群译(150)

说谎也要有本事 (匈牙利童话)忻俭忠译(156)

一点儿聪明 (黑人童话)曲 静译(158)

责任编辑: 柯玉生

封 面: 王治华

插 图: 于 化 段纪夫 予 群 曹留夫 徐茂林

孙泽良 杨秋宝 郭 洪 缪印堂 张 访

陈 茵 **乐小英** 姜启才 王 朴



叶圣陶

—

“我是一个水手。”

“有一天，海上起大风。我们的船碰在礁石上，立刻撞破了。我在海里游了好久才到岸上，累极了，躺下来就睡。

“醒来的时候，我的身体被缚住了。有许多小东西在我的腿上、臂膀上、胸膛上乱跑。仔细一看，他们跟人完全一个样儿，手里都拿着小弓小箭。

“他们放开喉咙喊，但是我不懂他们的意思。他们向我放箭，但是箭太细太小，不能伤害我。

“我把缚住臂膀的细绳挣断了，想解开别处的绳。他们就向我放一阵乱箭。我停了手，他们也就不放了。

“我饿了，一再把手指放到嘴上，让他们知道我要吃东西。

“许多小人爬上我的身体来了，每人提着篮，篮里盛着吃的东西。一块肉和一粒米一样大，一条鱼和一支针一样长。我

一口就是一
筐，味道倒
是很好。

“我又
让他们知道
我要喝水。



“他们许多

人抬起一桶酒，抬到我的嘴旁边。我一口喝完了，再向他们要第二桶。

“吃喝过后，我又睡着了。他们把我放在车上，加几条绳缚住，用一千五百匹小马把我拉进城里。

“我醒来的时候，他们给我吃，给我喝，教我懂得他们的
话，只是不放我。

“我把各种游戏教给
他们，他们渐渐欢喜我了。
后来就放了我。

“他们看我象一座高
山，把我叫做‘人山’。

“有一天，他们叫我
叉开两条腿，站在路上，
他们几千个士兵排着队从
下面走过。

“我望下去，好象看
老鼠出兵，有趣极了。”



二

小人国里样样小，
说给你听不要笑。
只要买到一尺布，
可做衣裳四五套。
细丝带子两寸长，
束腰三围不嫌少。
房子只有鸟笼大，
火柴匣里好睡觉。
马儿象只小青蛙，
树林不过一丛草。
小人打猎进树林，
捉个小虫吃一饱。

我听了《小人国》这个故事，梦里到了小人国。小人并不怕我，大家指着地，意思是要我躺下去。

我躺下去，他们就从我手上爬上来。大家这样说：“到顶上去呀！到顶上去呀！”

几百只小脚在我的脸上乱踏，脸上怪痒痒的，很不好受。

一个小人最先爬上我的鼻子。他得意地喊：“我是第一名！”

许多小人都拍手庆贺他。有几个太高兴了，一阵乱跑，跌到了我的眼睛里。

这个时候，我醒来了。

三

“我从小人国回来，仍旧当水手。”

“又碰上大风，我们的船被吹近陆地。我们上了岸，那地方只有一些石头。”

“我向前走，想看看有什么别的东西。忽然望见我的同伴都死命地奔跑，他们逃上了小船，又死命地划，爬上了大船。”

“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逃。转头一看，啊，一个大人正追赶他们呢！”

“那个大人在海里走，海水只齐到他的膝盖。你想想，他跨一步有多大？”

“让他追上了，我们的船不要被他捏得粉碎吗？我不敢再看，转身就跑，跑进了一片麦田里。麦都有大树那样高，我好象走进了森林，用不着低下身子来躲。”

“忽然听得很响的声音，我想是打雷了。后来望见有七个大人走过来了，是他们在说话，并不是打雷。他们都拿着镰刀，预备来割麦的。”

“我心里非常害怕。倘若被他们看见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

“一个大人的脚踏过来了，镰刀在我头顶上闪过。我想，倘若再不开口，会被他踩得稀烂，会被他割成两段，于是死命地喊起来。”

“他听见了，低下身子，把我拾起

来。他的手指比我的大腿还粗。

“他把我看了一下，就塞进他的衣袋里。

“大人国里的人都来看我。有的戴起眼镜，仔细看我的脸。有的拍手大笑，险些儿把我的耳朵震聋。有的把我捡起来，颠来倒去地摆弄。我成了他们的玩具了。

“他们给我一个火柴匣儿，当做我的床。我睡在匣儿里，并不觉得狭窄。

“半夜里，来了一只老鼠。它比我大一倍。它要咬我，我一刀刺破了它的胸膛。

“第二天，飞来一个苍蝇，比我的头还大。我嫌它脏，也把它刺死了。

“后来一只鸟儿把我衔起来，飞过了大海。我向下一望，下面就正好是我的家乡。我身子一挺，就落在沙滩上。”

大人国里，样样和我们相同。房子象一座山那样大。洗澡盆象一只大池塘。种的麦象树一样高。一粒米比鸡蛋还大。

小人国里的客人“人山”，一到了大人国里，就成了小东西。倘若他从大人的臂膀上、耳朵上、腿上，一步一步向上爬，爬到头顶，就好象登上山顶了。

我们看了《大人国》这个故事，在梦里也许会到大人国去玩儿呢。

1932年写

1984年11月修改



插图：于化



叶圣陶

放暑假了，李宜、黄和、潘敏三个同学约好了，一同出去旅行。他们去跟老师告别，并且请老师指教，旅行中应该注意些什么。

老师听了他们的话很高兴，他说：“旅行有说不尽的好处；只要你们带着清醒的头脑，所有的见闻都是你们应得的报酬。应该注意什么，却很难说，因为世间任何一件事物，到了适当的时候，对于咱们都会有用处。咱们没法用称去称，说这一件相当于半斤，那一件只有四两。但是，我不妨给你们出一个题目。你们在留心各种事物的同时，不要忘记解答这个题目，你们这回旅行就更有意义了。”

“什么题目呢，老师？”三个孩子齐声问，三双明莹的眼睛都射出热望的光辉。

老师说：“我曾经问过你们：你们将来要做什么事业？你们总是摇头，表示自己也不知道。我现在问的仍旧是这个问题。不用立刻回答我，只要在旅行中时刻想到它，你们的所见所闻自然会帮助你们作出答案的。”

“是这样么？”李宜看着老师的脸，他的头脑中朦胧地浮现一些新鲜的风景和陌生的人物，却想不透这些风景和人物怎么会决定他自己将来的事业。

“我们还是十一二岁的孩子，做什么事业，最早也要等到十七八岁吧。”黄和认为眼前还谈不到这个问题。

潘敏接着说：“做什么事业，要看各人的能力。我们现在的力量还不够，还得逐步锻炼；将来可能去经商，也可能去管理医院，现在还没法知道。”

老师点点头，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他说：“你们说的都不错。你们年纪还轻，还没有做事业的能力，现在就要选定一种事业是办不到的。我并不要你们现在就选定将来的事业。比如你们这一回出去旅行，向南呢，向北呢，向东呢，向西呢，先得定个方向，才好开步走。我的题目就是教你们选定将来做什么事业的方向。如果尽抬着头空想，是选定不了方向的；从种种切实的经验里，却自然会得出恰当的结论。在旅行中，你们收集到的经验一定非常丰富，所以我教你们留心这个问题”。

“听老师这样说，我们当然愿意随时留心。”三个孩子都这样说，好象约同了似的。

“再会，亲爱的老师。”

“再会，亲爱的小同学。”

三个孩子辞别了老师出来，望着明蓝的晴空，心里想象着



未来的生活有多么美妙。

潘敏说：“选定了方向，我们以后所有的努力都准对着它，兴趣一定更高了。”

三个孩子最先来到一座城市。街道两旁排列着店铺。水果铺的色彩又鲜又嫩，绸缎铺的色彩却是炫耀的，药房是雪白的，电料店错杂着银白和金黄。忽然一道乳白色的光彩吸住了他们的眼光，使他们停住了脚步。

这是一家象牙铺，玻璃柜里陈列着象牙雕品，有老寿星，有山水屏风，有女人用的首饰盒子，有赌博用的牌，各色各样，说也说不尽，把一间店堂装饰得洁净可爱，仿佛灰尘见了都自惭形秽，没有一颗敢飞进去似的。

店堂里只有一个老人，低着头，戴着眼镜，伏在柜台上工作。他在雕刻一个象牙球，有小西瓜那么大。那是非常精细的工作，他右手拿着刀，贴着那个象牙球，等了好久好久，似乎



还不见他动一动。他的身子好象僵化了，手上的皮色跟白润的象牙相对比，显得更黑更干。再看那个象牙球，它的表面已经雕满了极其细致的花卉图案。老人把刀尖插进花卉图案的底层，有一寸多深，在仔细地刺剔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李宜问。

老人这才动了一下身子。他抬起头，一只右眼从眼镜侧边瞪着栏杆外的孩子，原来他的左眼已经瞎了。他嘘了一口气，象自言自语似地说：“这叫做‘母子牙球’，球里包着球，球里包着球，一共二十四层，每一层球都跟外面的球一样，表面都要雕满工细的花卉。”

“真不容易！”黄和不觉赞叹说。

潘敏也说：“怎么看不出拼缝来呢？”

“什么？拼缝？”老人有点儿动怒了，好象听到了诬蔑他的话似的。“小弟弟，你们不懂，我来告诉你们。如果是拼起来的，那还有什么稀罕？你们要知道，这是整块的象牙！先把外面的花卉雕好了，渐渐把里边镂空，使里边成为一个浑圆的球，可以自由转动，这就是第二层，然后再在第二层的表面雕刻。就这样镂空一层，雕刻一层，一直到第二十四层——中心的那个小球，小球面上还要雕刻花卉，一点儿也马虎不得。小弟弟，你们想，我一生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！”

“做了一生？”三个孩子一齐注视老人拿着刀的手，觉得这是一只神奇的手，要不，怎么能做这种连想也很难想得清楚的工作呢。

“怎么不是一生？”老人说，“象你们这么大的年纪，我就学这宗手艺，现在已经六十九了。”

“这样的球，你雕过多少个了？”李宜问。

“雕一个至少得一年半，哪里能雕多少。记得这是第二十个。”

“这个球有什么用处？”潘敏问。

“富贵人家嫁女儿，这是嫁妆里最贵重的摆饰。‘母子牙球’，名儿就是多子的好兆头。我手里的这一个是贾家定下的，大富翁！五百万的家私。他们家的小姐就要出嫁了，好日子定在明年春天，我的球才雕到第九层呢。”老人说到这里，急忙低下头继续工作，好象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监视着他。他的身子又回复了方才的僵化的模样。

三个孩子们用眼光向老人告别。他们离开了象牙铺，一边走一边议论。

李宜说：“这种手艺真神奇！”

黄和说：“虽然神奇，却没有多大的意义。那位老人耗费了一生的精力，只给二十几个人，每人作了一件精致的摆设。”

潘敏说：“给少数几个人做摆设，装场面，总没有多大意义。就象从前的文人，给皇帝作文刻碑，颂扬功德，现在看来也只是演滑稽戏。”

黄和说：“咱们不要忘记了老师的问题。咱们将来愿意做雕刻‘母子牙球’这一类的事业么？”

李宜和潘敏同声回答说：“不，不，谁愿意给少数几个人做摆设装场面呢！”

黄和高兴地接着说：“我也决不愿意，咱们三个的想法是相同的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三个孩子走到郊外。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荷花塘，沿岸栽着垂柳，蝉声急一阵缓一阵地从柳条丛中送出来。

还离得很远，他们已经闻到了荷花的清香，都觉得心神舒畅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走到塘边，他们看到一个新奇的景象，许多男的，一个人乘坐一只木盆，在绿叶红花之间来来往往。他们都一只手托



着瓷钵，另一只手攀住一朵荷花，轻轻地把花朵朝下弯，好象向瓷钵里倒出一些什么，然后轻轻地放手，让花朵依旧直立，接着又攀另一朵。男的女的忽来忽往，荷花荷叶摇摆不定，整个荷塘成为一个红绿舞动的场面。

“他们在做什么？”李宜眼睛都看花了。

黄和直望着荷塘说：“当然不是采菱，也不是采荷花。他们好象在侍候荷花梳妆打扮哩。”

李宜和潘敏都笑了，觉得这个比拟很有趣儿。

两个姑娘把木盆划到岸边，上岸来了。她们都捧着一只瓷钵，用鲜嫩的荷叶盖着，好象得了什么宝贝似的，脸上的神色又高兴又郑重。

李宜忍不住走上去问：“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，你们的钵里盛的什么东西？”

两个姑娘看这三个孩子都这样好奇，很愿意解答他们的疑问。她们十分小心地把瓷钵放在地上，挺直身子，掠了掠额前蓬乱的头发，个儿稍高的那个才开口说：

“钵里盛的是荷花花心中的露珠。一朵荷花只有一滴，这

么大的一滴。”她说，右手的拇指抵着小指，露出小指的一丁点儿指尖，表示露珠是那么细小。

另一个姑娘弯下身来，揭开盖在瓷砵上的荷叶，对孩子们说：“你们看，一个早晨，只收到这么一点儿。”

三个孩子围着瓷砵低头看，砵底里只有一薄片清水，香气很浓，他们闻着，好象来到了茂密的荷花深处。

“你们把露珠收回去，是自己喝么？”李宜又问。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两个姑娘连连否认，好象受到了过分的抬举，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。

个儿稍高的姑娘说：“这露水不是给人喝的。你们要知道，这里的荷花很特别，是别地方都没有的，好处就在它的香气。一般的荷花香气清，但是很淡；这里的荷花香气也清，却很浓。一般的荷花，香气容易消散；这里的荷花，香气经久不散，沾到什么东西上，十天半个月还是香喷喷的。经化学专家检验，知道这里的荷花心中的露珠最适宜制造上等香水。所以每年到了荷花开放的季节，我们每天清早都要到这里来收取花心中的露珠。把大家收到的露珠汇集在一起，送到制造香水的工厂，不知要经过多少回提炼，加进哪些质料，才制成一瓶一瓶的香水。听说小小的一瓶，价钱足够我们一家人半年的吃用呢，自然只有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才用得起。”

三个孩子这才明白了，他们互相看了一眼，好象听了什么神怪故事。

另一个姑娘郑重地端起瓷砵，对她的同伴说：“咱们快回去吧。天气这样热，多耽搁一会儿，露水就会多干掉一点儿，我们就得多损失一点儿。”

两个姑娘小心地捧着瓷砵，急急忙忙回去了。黄和望着她

们的背影，叹息说：“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做这样的工作的人。”

“这当然又是没有意义的事儿。”潘敏一只手轻轻地搔着前额，沉入深思。

李宜接着说：“为什么没有意义，咱们不妨仔细想想。”

潘敏说：“香水这东西根本没有用处。”

黄和说：“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，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呢？何必花费这许多心思和劳力，制造出只能让人闻到点儿香气的东西，给少数几个太太小姐滴在身上呢？”

潘敏说：“不问制造出来的东西有没有用，只要能换到钱就好。这跟昨天那个老人雕象牙球，不是一个样儿吗？”

李宜最后归结说：“这一类事儿都是咱们不愿意做的。咱们将来不能闭着眼睛，不管做出来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处，只要能换到钱就好。”

他们走到大河边上。这条大河是运输要道，岸边的码头上停泊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船。一支支桅杆矗立在空中，跟那些从桅顶斜曳下来的绳索构成粗犷壮美的线条。许多搬运人在码头上忙碌着。他们赤着膊，浑身是汗，有的把船上的货物搬下来，有的把货物搬上船去。有的船装满了货物，开走了；阔大的帆影映在阳光闪耀的河面上，渐渐远去，到远处河身一曲，只看见手帕一般的布帆在平原上缓缓移动。

码头上排列着许多仓库。三个孩子走到一座仓库门口，看到不少人挑着箩筐进进出出。挑进去的是麦子，他们把麦子倒在地上，出来的时候，箩筐就空了。仓库里，黄金色的麦子已经堆得有两尺多高了，还有麦子在不断地倒上去，跟先在那里的麦子混和在一起。